

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山，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微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為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燈盞晷暹羅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煨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聞，幸惟自安，無自若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盤屋，鴻與瑯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望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明皇本紀在，今但傳階恨歌云。爾，前進士陳鴻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先敘楊妃出身

。衛塘曰：首句七字，一篇綱領。思傾國、果傾國矣。欲而得之，何恨之有，按重字思字，皆一篇著力字，警人君不可妄思妄動也。暗埋長恨之根，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網鑑：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靈王有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將軍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肥，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展于，凡儀禮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

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此敘貴妃姿色，天然雅麗埋六宮長恨之根，伏下承歡侍宴一文。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

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此敘新入宮中，先承恩澤，已伏長恨之機也。唐書地理志，天寶六年，更溫泉宮曰華清宮，治湯井為華清池。溫泉，即

湯井。凝脂言貴妃肌膚嬌膩也，侍兒，宮中侍女，李白吳王美人半醉詩云：「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

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此敘承恩之日，又埋百宮長恨之根，晉書輿服志：皇后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釋名，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綱鑑，戊

子七載，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承

歡侍晏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

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此敘其事寵，三千宮人懷恨，作觀，一筆，漢武故事，武帝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見欲得婦否？欲得指女阿嬌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嬌，侍夜者，言侍貴妃之夜，皆嬌麗之實也。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

生男重生女。

敘其不但寵專一身；而且及親戚，內外百官懷恨，又觀一筆，乙酉四載，秋八月，贈貴妃父楊元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贈第京師，寵貴赫然，從祖兄釗（後改賜名國忠）善檮籛，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戊子七載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泰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于制勅，四方路道，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時楊貴妃有寵，中外爭獻珍玩，張九章王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

驪宮高處入青雲，

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

霓裳羽衣曲。

敘其善歌舞，巧媚承迎，末句起下，有樂極生悲之慨。已兆長恨之端也。太真外傳：楊貴妃，小字玉

霓裳羽衣曲。

霓，窈窕後宮，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華清有端正樓，即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池，即貴妃澡沐之

室，唐書開元五年，置溫泉宮于驪山。天寶六年，改為華清宮，即驪宮也。綱鑑，乙未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祿山專制三道，陰畜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速反，會有奉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十五萬衆，反于范陽，引兵而南，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令或開門出迎，或裏城竄遁，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擘鼓、戰鼓也。廣德初異錄：葉法善嘗引上，遊于月宮，因聆其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爲霓裳羽衣曲。唐書禮樂志，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速。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九重城闕煙

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

宛轉蛾眉馬前死。

此敘天子出奔，貴妃賜死，積衆人之長恨，釀成貴妃之長恨矣。綱鑑，丙申十五載，帝出奔蜀，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

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駁馬九萬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至馬蒐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鎗揭其首，上杖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吏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剗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典屍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視之，于是始整部伍爲行計。按綱鑑，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于是賊勢大熾，嗣後祿山聞曩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株蔓無窮，卽所謂九重城闕烟塵生也。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

相和流。

敘貴妃已死，永懷長恨矣。說文：鈿，音田。正字通。螺鈿，婦人首飾。用翡翠丹粉爲之，韋應物詩：「麗人綺閣情飄飄，頭上驚釵雙翠翹」。翠，鳥名，翹，羽也。陸機詩：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璫，婦人首飾也。

。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後宮人搔頭皆用玉。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

旗無光日色薄。此敘明皇入蜀之苦，一路之長恨也。垓、摩也。劉孝題筆山潑墨池慶雲菴詩：「滯落呂公泉，橋橫蜀道殘」。蘇軾詩：「西幸峨眉棧」。水經注：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少人行，寂寞也。

峨嵋山詳後，李白蜀道難註。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

夜雨聞鈴腸斷聲。此敘明皇入蜀隨所遇，無非長恨也。吳都賦：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太原外傳：上至斜谷口，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探其聲為雨霖，鈴曲

以寄恨焉。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此敘太上皇自蜀歸長安經其緒處，更觸長恨也。縹緲：九月廣平王叔郭子儀收復西京，十二月，上皇還西京，馬嵬坡下二句，有生離死別之慨。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

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

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此敘明皇日懷長恨也，言花草人物依然如舊，而貴妃不見也。太液芙蓉，未央場柳，皆與貴妃當日賞玩之景，今而春風已過，秋色生愁，

滿目宮中，秋草委綠，空墜落葉，誰掃殘紅，晚景催來，俱成老境。即梨園青年弟子，白髮添新，抑椒房阿監青娥，亦生老態，安得不懷長恨耶！漢書武帝紀：帝作大池漸臺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唐書禮樂志：明皇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

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阿監、宮監之類。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

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此敘明皇夜懷長恨也。自昏達曉，觸處皆傷，末句起下，吳均詩：「肘懸醉那印，星耀鴛鴦瓦」。李華長門怨：弱體鴛鴦薦，啼粧翡翠衾。

臨叩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此敘道士

其神，承夢字，玉篇。蜀郡有臨邛縣，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士，注鴻都，門名也。

排雲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

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敘道士竭其術以索之，不至，亦懷長恨作一觀筆。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

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此敘道士方尋入玉妃太真之院，先寫境，次寫院，再寫侍女，然後寫出貴妃，有層次。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

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此敘道士已入其門，尙未遇見太真，用節不驟，前段凡開字，是道士聞太真之信，此段用開字，是太真聞天子之使，引出後段見字，善用襯托法，公有句云：吳妖小玉飛

作烟，越豔西施化爲土。注，小玉夫差女名，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雙成吹雲和之笙。」王維詩：「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鈎

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此方敘出太真，是文章縫中筆有此一筆，更覺文情縹緲，毫無直致之病。風吹仙袂

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此敘道士方見太真，俱從道士眼中寫出，不見

板實，霓裳羽衣重出，不惟不見重複，抑且愈出愈新，寫貴妃死後，猶懷長恨也。末二句，又引起下文。

含情凝涕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

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此敘太真見道士，不說道士爲天子致意于太真，偏說太真先致意于天子，文情組織，莫過于斯，更見太真生日，善于承迎，死後不忘故態，昭陽殿生日

所居，蓬萊宮死日所託，末句引起下文。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

寄將去。

此敘太真託道士致意于天子，所寄鈿合金釵，較生前忤旨遣歸之日，剪髮一線而獻之，更加一倍，末句又起下文。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

分鈿。但教心似金細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此敘太真，且訂後期，第一回致囑，未曾送別道士一層。

臨別殷勤重寄

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

地願爲連理枝。

此敘出隱誓以作證第二回致囑，臨別道士又一層，末二句，是誓中語，長生殿，名爲集仙臺，以祀神。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鸚鵡。張正見詩：「同心綺袖連理枝。」辛德

源詩：「合歡芳樹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結長恨二字。

琵琶行 有序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

一統志：湓浦在九江府城西，源出瑞昌青盈山。

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

此敘送客時，

正在深秋，以楓葉荻花之聲，反郁琵琶之聲。一統志：潯陽城，在府西一十五里。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此敘其耳中所聞琵琶也，醉字承酒，

江漫月、舍下秋月明月等句語字，全說盡心中無限事。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

琵琶半遮面。

此敘其目中所見琵琶也。移船句承尋字，千呼萬喚、寫其身分，不輕接人。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

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此敘彈琵琶之事，軸所

以繫絃也，撥對絃之具。掩、撫也，抑、按也，凡對琴瑟，有掩抑勾剔抹挑手法。說盡二字，當從琵琶聲中聽出。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

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

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

此敘琵琶聲之悠揚也。大珠小珠鶯語流泉水下灘皆狀琵琶之聲，樂府雜錄：康崐崙善琵琶，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六么，自謂街西無敵。

水泉冷澁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憂情鬪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此敘琵琶聲之

幽咽也。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

此寫收尾時極其激烈。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

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

此敘曲終時，有江上數峯青之概，當心，當琵琶中心，畫以撥，畫之，則四絃併響也。裂帛如裂布然，琵琶只

四絃，傅元賦序：四絃、法四時也，秋月白、應上江漫月。

沉吟放撥插絃中，東整頓衣裳起斂容。下自言『本是京城

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服，妝

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

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此敘其自述青春極盛之時，何等風華也。雜錄：蝦蟆陵在萬年縣南六里，百官志：武德後置內教

坊于禁中，開九中，又置內教坊于蓬萊殿側，有音聲博士，京師置左右教坊，掌優俳雜技，以中官爲教坊使，善才，曲師之稱，樂府雜錄：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真所西日，爲迴謝秋娘所製，五陵在京師延興門外。皇孫公子遊佚之所也。舊唐書郭子儀傳：大歷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綰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于子儀第，恩出羅錦二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陸遊詩：「羅錦江邊憶舊遊，纏頭百萬醉青樓，」紅綉、彩帛也，給賞之物，鈿頭雲篋，擊節而不顧其碎。血色羅襪，酒翻而不惜其污。只覺貪圖歡笑，消遣歲月，殊不知將秋月春風，俱付等閒而度也，悔何及焉。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

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年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其自述老大悲傷之事，暮去朝來，時光易過也。故、舊也。浮梁、詳五卷，白居易河南經亂題註。繞船明月，又應江浸月。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時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

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此敘其聞訴感傷，自述遭謫之苦，唧唧、聲也。音樂絲竹，又觀琵琶，地僻起下。住近湓江地低

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

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邨笛，嘔啞嘲哢難爲聽。此敘所寓之境，又極凄苦，鵑啼猿鳴，山歌邨笛，反觀琵琶，秋月又應江浸月

，所見者，非無春花秋月，同賞無人，所聞者，非無邨笛山歌，何堪入耳。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束莫辭更坐彈

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起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

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結以兩相嘆感收之，此行似江潮湧雪，餘波盪漾，有悠

然不盡之妙。凡作長題，步步映襯，處處點綴，組織處悠揚層出不窮，筆意鮮艷，無過白香山者。

韓碑

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

先敘憲宗剛明

果斷，足爲中興之主。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羆羆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

麾。爾雅釋獸：羆，似狸，註：今羆虎也，大如狗。文如狸，羆，音跛，爾雅釋畜：羆如熊，黃白文，註似熊而長頭高

脚，怒悍多力，能拔樹木，說文：戈，平頭戟也，會矛也，徐曰：鉤，兵也，玉篇：麾，旌旗之屬，所思，指麾也，言指日可麾而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

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儀曹

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知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司助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

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隨度出征，度奏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猶、猶如也，貔、音毗，爾雅釋獸：貔，白狐。說文：豹屬，出貉國，書牧誓：「如虎如貔」，餘詳後序註。入蔡縛賊獻太

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

勳者亦不濫與，有功者不必遜讓，皆並紫誥平聲，說文：不思稱意也。詩小雅：翁翁誓誓，愈拜稽首蹈且舞。

「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係于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

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

此敘韓愈受旨撰敘碑文也。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帚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事。

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

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聖功書之碑』此敘其碑文撰成，進呈 勒石也，淋漓，屋貌。碑高三丈字如

斗，負以靈鰲蟠以螭。正敘勒碑，靈鰲，載碑龜也。螭音攜，說文：若龍而黃，或曰：無角曰螭，言鑄碑兩旁，蟠以螭也。 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

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瓮沙大石相磨治。此敘碑遭讒毀，史公傳，舊史，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公為行軍司馬蔡平，隨

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恃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

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補註，按夷堅志云：政和中陳珣守蔡州，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文昌所作者，忿然不平，即日磨去，別委能書者，寫韓碑刻之。 公之斯文

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此敘碑石雖沒，終難掩其文章，人之欣誦者，

早已入於肝脾，一若湯之盤銘，孔氏之鼎，代有述作，今雖無其器而能滅其辭哉，左傳：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厲，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考父朝之鼎也。 嗚呼聖王

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此嘆聖王聖相，大功烜赫人間，而公文不能示

後，如之何可也，何不與三五同志者，攀追其文為之表揚也，烜音暄，玉篇：火盛貌。流，傳也，淳，大也，熙，光也。 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

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此承三五相攀追結之，沫音末，口中汁也。胝，張尼切音底。玉篇：胼胝。廣韻：皮厚也，七十二代，言其久

也。禪音善，韻會：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後漢書祭祀志：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封禪故事，議所施用，有司差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載。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于石旁

，汲冢周書：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晏子春秋：明堂之制，士事不文，本事不縷。大戴記：明堂者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以茅蓋室，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

附韓愈平淮西奉 敕撰 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

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補注，謂悉以為上而臣之也。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除，除亂也。高宗中睿，休

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

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已蕪。孫曰：大慝，大惡也，謂安祿山史思明等。稂、草也，蕪、器也，以刺地除草也。相臣將臣，

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祝

：考輿地之廣狹，計：賈賦之至與不至。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

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

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

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

歸于有司，祝曰：澶、潞也。說文：澶淵水在宋，左氏：盟于澶淵。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

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九年間，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止兵，上不許。遂燒

舞陽犯葉襄等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韓曰：元濟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人皆實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

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延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孫曰：廣德元年七月，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正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

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

同。韓曰：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失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宏靖曰：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

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邠陽三軍之在行者，樊曰：元和十年正月

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部陽鎮遏將索曰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祝曰：邠陽，說文左馮翊邠陽縣。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

今益以汝。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九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維是朔方義陝益鳳翔延慶韓曰：義

二州，陝益卽劍南東西川，延慶屬坊丹延節度使，慶屬邠寧節度使。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集，

而子公武往討之。韓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宏爲淮西諸軍都統，曰：無自行，以遇北邊，宏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曰：文通，汝

守壽。孫曰：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副使，始固始之險。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在行者，于壽者，

汝皆將之，曰：道古，其觀察鄂苛。孫曰：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曰：愬，汝帥唐鄧隨孫曰：元

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孫材謂裴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其往視師，孫曰：元和

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三

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

曰度惟汝與予同。補注，同謂「謀」。

汝遂相予。

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賞罰用命

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討軍。

洪曰：按韓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故或者疑討字當作諸字，然謂討元濟之軍，亦何不可，若作諸軍，則語凡矣。

曰

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

補注謂守謙為內侍。

其往撫師。

樊曰：諸軍討淮西者近九萬人，久而無功，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

，因留監其軍。

曰度，汝其往，衣食予士。

去聲入聲。

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

通天御帶，衛卒三百。

孫曰：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

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

無憚大吏。

孫曰：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摠為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

庚申，予其臨門

送汝。

補注：度行上御通化門送之。

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行，非郊廟祠祀，其無用

樂。顏允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

南，八戰，降卒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

孫曰：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

文通戰其東，十餘遇

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

樊曰：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劉麥子張柴村，李愬令龐處侯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

用

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

韓曰：度赴淮西，二十七日至鄆城。

帥都統弘責戰益急，顏

允武合戰益用命。

韓曰：度至軍，宣達上旨，士皆買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行營，並奪去之，以是出戰皆捷。

元濟盡并其眾

洄曲以備。

孫曰：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鄆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

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愬命隋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自領李祐諸軍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留數百人斷洄曲

救兵之路，復引兵出門，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夜半雪愈甚，四鼓至蔡州城下，坎垣而登，擒元濟以獻。按綱鑑，冬十月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

，元濟已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解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等夜至張柴村，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鴉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是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

彭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鷄鳴雪之，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

，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重賞擁精兵萬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賞之救爾，乃訪重賞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賞，重賞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其梯而下之，櫓送京師，不戮一人，

屯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藥糲出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盡得其屬人卒。韓曰：申光二

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

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韓曰：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淮西

：留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度條疏聞奏，淮西軍人，一切不問，宜淮元敕，給復二年。斬元濟於京師，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一獨柳樹。冊

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樊曰：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允

皆加司空，樊曰：李光顏烏重允，並檢校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鄜、音孚，孫曰：以宣武軍都虞候韓

公武，為檢校左散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

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三 七三

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

孫曰：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申光蔡激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

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

而以其副認爲工部尚書，領蔡任。

樊曰：以蔡州留後馬摠檢校工部尚書，爲蔡州

刺史，彰義節度使。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

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

補注：近土諸鎮之叛命者。

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

北悍驕。

孫曰：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

河南附起。

孫曰：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

四聖不宥。

肅代順德也。

屢興師征，有不能

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

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

憲宗也。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惟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讜。

補注：叫讜，驚呼貌。

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

綱鑑：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

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資給遣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度

斃，輒厚，得不死。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

殿曰：謂不聽其言也，初憲宗平蔡，以師久無功，命裴

度往視形勢，度還奉，言必可取之狀。時宰相李逢吉輩貫之在及朝之臣皆莫欲進兵，謂莫若因而撫之，惟憲宗確然不聽其言，故能用度以成伐功，史臣謂非度破賊之難，憲宗任度之爲難，蓋謂此也。與神爲謀，

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允，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

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韓曰：元和十年五月，允頌大破賊黨于時曲。軍士蠢蠢，既剪凌雲。

韓曰：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登拔凌雲。蔡卒大窘，剪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來秋。複屯相望，兵頓不勵。

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

押其有，聚以防我。孫曰：謂董軍。質兵守洞曲。西師躍入，兵無留者。補注：謂李愬入蔡之師。領頌蔡城。崔與蔡同，領頌、大貌。

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祝曰：謂宣達王命，詩云：「來旬來宣，一元濟既誅，上封二劍以授

梁守謙，使誅元濟舊將，度似使俱入蔡州，量罪施行，不盡知詔旨，仍上疏言之。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次曰：蔡平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樊曰：先是氏父子阻

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有生之樂。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補注：盱，日

晚也。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

今不大覺，羞前之為。蔡不有言，天子聖明。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吭，喉也。古耶切。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

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而汝也。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

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樂府

燕歌行 有序

高適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元戎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

事，因而和焉。樂府解，題曰：晉樂奉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時序邊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廣題曰：燕地名言，良人從役於燕，而爲此曲。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是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此以奉命出征

起，烟塵，比叛亂也，東北，單于之境。季布傳：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宋之問桂州詩：「兩朝賜顏色，二紀陪遊晏。」縱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迤碣

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此正寫出征，縱音窗，司馬相如子虛賦：縱金鼓，吸鳴籟，漢書：北備榆中之關，注卽今所謂榆關也。唐地理

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漢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捕巫蠱督大奸猾，城門校尉，掌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待詔射聲上，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羽書，單于，俱詳二卷，輪臺歌註：瀚海詳二卷白雪歌註：火，烽火也。名山記：通州之山有五，而狼山爲最奇，東爲軍山，西爲塔山，左右若翼，狼山之名以形似，或謂有白狼據焉，陳後主昭君怨：「狼山聚雲暗，龍沙飛雪輕。」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凌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此敘征人戰陣

此敘征人戰陣

之時，雜風雨、狀軍聲也。半死生、苦者自苦，而君王不知也。猶歌舞、樂者自樂，不思戰士之苦也。

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門兵稀。身當恩

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

此敘其忠憤，不辭死戰也。塞外俱屬沙漠，故稱大漠，塞外之草皆白，至秋易衰，關兵稀，應半死生句。儘非子曰：賞厚而信，人輕敵矣。李嶠詠箭詩

：漢匈初分羽，燕城忽解圍。羅隱詩：「力盡秋來破敵圍」。

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

人薊北空回首。

此敘征人思婦久別之苦。木蘭歌：「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李白詩：「啼流血筋盡，坐恨金闈切。吳均詩：「賤妾思不堪，採桑渭城南」。孔稚圭白馬篇：「徵兵離薊北，輕騎出漁陽」。

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更有殺氣三。詩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

此敘所聞者，

皆悽慘之聲。左傳：「務其三時」。何遜詩：「陣雲橫寒起，赤日下城圓」。史記：李廣傳廣行軍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注以銅作鐃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夕擊夜行，名曰刁斗。

相看白

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爭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以李將軍之事結之，欲效其功以

冀太平也。李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十餘歲不敢近趙。

古從軍行

李頎

樂府解題曰：從軍行，皆軍旅苦辛之辭。廣題曰：左延年辭云：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圖去，五婦皆懷身。

白日登山望烽火，昏黃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此以塞外起。

漢書：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聽公主之琵琶，且多幽怨，况行軍者乎。一層

野營萬里無城郭，層層雨雪紛紛連大

漠，胡雁哀鳴夜夜飛。

聞一層胡兒眼淚雙雙落。

見一層，此敘其所遇，無非苦境，首句，無所依託也。次句，極其荒冷也。三句，所聞皆悲聲也。四句，

所見皆慘色也。野營屯兵之所，胡兒且然，况從軍者乎。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

見葡萄入漢家。

結，敘其出征不能回者。漢書西域傳：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武師後距。注詳一卷關山月。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葡萄首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葡萄目宿，雖宮館旁極望焉，以漢家不知損却多少兵糧，方換得一件葡萄目宿歸來在人眼目，故曰空見。

洛陽女兒行

王維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顏容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脍鯉魚。

說文，韉，馬頭絡銜也，玉韉以玉爲之，玉海：哨玉韉而沫素，鳴金珂而響清。鮑照：結客少年場行：「馳馬金絡頭，錦帶佩長鉤」。王褒：一簾約築肉躍，半膾魚炮鱉。

畫閣朱樓盡相望，紅

桃綠柳垂簷，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此敘屏處行止，極其富麗。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四望通幃七香車二乘，

青犢牛二頭，古樂府：「青牛白馬七香車」，九華帳，詳長恨歌。

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

不惜珊瑚持與人。

敘其賈人亦極豪俠，狂夫，指賈人。富字，總上畫閣四句，貴字總上洛陽四句。玉篇：劇，甚也。晉書石崇字季倫，生于青州，故小字齊奴，少敏慧，勇而有謀，苞石崇父分財物與諸

子，獨不及崇。苞曰：此兒雖小，後日能得頃，出爲征虜將軍，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于此焉，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新，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爭豪如此。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問。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竇牖哉，其立意類此。

春牕曙

滅九微火

九微片片飛花璪，戲罷曾無理曲時。粧成祇是薰香坐，

此以女兒賈人總敘。春字，應桃柳句，理曲，應親教舞句。漢武內傳：七

月七日，設坐大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合之香，燃九光九微之燈，以待王母，璪，細小也，燈滅之時，有青烟浮出，篆成花片，細碎可觀也。梁簡文帝詩：「蘭膏盡更益，薰爐滅復香」。

城中相識盡繁

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此敘其所交盡貴，末以西施出身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越女，西施也，末入吳，常浣紗于溪，故曰貧賤江頭自浣紗。

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

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疾藜。衛青不敗

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此以年少奮勇起。史記：李廣以都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晉書：「周處好田獵，父老嘆曰：三害未除，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乃入山射虎，沒水殺蛟。」魏志：任城王彰，少善射，太祖曰：黃鬚兒，竟大奇也。一身轉戰句未詳，三國志：常山趙子龍，手持一劍當曹師百萬，軍中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隋書長孫晟爲總管，突厥聞其弓聲，謂爲霹靂。爾雅翼：軍旅以鐵作茨，布敵路，謂之鐵蒺藜。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自元光五年，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谷起，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函五萬餘級，未曾一敗，故曰天幸。李將軍列傳：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旂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一回數奇，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傍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二回數奇，其後匈奴破廣軍，生擒，奪馬得脫，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鹵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三回數奇。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衛青軍擊匈奴，諸將多中首鹵，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四回數奇。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漢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五回數奇。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自從棄置

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日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疎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

此敘其衰老，棄而勿用也。置、置于閒散之地，衰、志衰，朽、枯朽也。帝王世紀：羿與吳質北遊，賀使羿射雀曰：射其左目，羿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于冥伯之坵，嵬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手。史肅詩：古人隨物化，今已柳生肘。史記：蕭柏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陸遊詩：古道泥塗居士屬，荒烟兩故侯瓜。晉書陶潛傳：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後漢書：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穿井不得水，向井再拜，水泉奔出。史記：灌夫，潁陰人，爲人剛直使酒，末二句上起下文。

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大將，恥令越甲鳴吾君。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

此敘其老而復起。一統志：賀蘭山在甯夏衛城西六十里，羽檄、羽書也，日夕、晝夜也，節使節度使，貨殖傳：昔唐人鄆河東，

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募、募兵也。五道、言詔書五下也。三聘而出伊尹，三顧而起臥龍，今五道詔書而始出將軍者，不敢輕出，故下句曰試拂，曰願得，俱形容老將之態。說苑：趙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曰昔王田于圃，左轂鳴，王曰工師之罪也。車右曰：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刎頭而死，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遂刎頭而死，雲中守者，言舊日棄置雲林之中，不負所守，而今日垂老應詔，猶堪一戰立功耳。

桃源行

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原中，武陵人，(屬湖廣常德府)有桃源縣，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可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忽值人。

此總起法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八千家散花竹。樵客

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此敘漁人始入桃源境。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

明松下房櫳靜，夜日出雲中雞犬喧。日景此敘桃源之景。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

邑。平明閭巷掃花開，朝簿暮漁樵乘水入。夕此敘桃源中，與漁翁交接之人。初因避地去人閒，更問神

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此敘其仙境，非人間可比。不疑靈境難聞見，塵

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

壑今來變。此敘漁人還家，不疑自謂，俱用反筆，逼出下段有力。當時只記入山深，青谿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

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此結出迷不知路。

蜀道難

李白

爲明皇入蜀而作也。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拔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解。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學空一棒起，宋景文公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嚱嚱。

蠶叢及魚臆，開

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乃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

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

此敘蜀道之始，劉逵三都賦注：楊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栢灌魚臆蒲澤開明，是時人

民椎髻噓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華陽國志：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目縱人冢。次王曰栢灌，次王曰魚臆，魚臆田于湍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立祠。慎蒙名山記：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四十里，鍾西方金宿之秀，關中諸山，莫高于此，其山巔高寒，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盛夏視之猶爛然，故以太白山，山高徑仄之處，皆云鳥道，峨嵋山與後劍閣，俱詳長恨歌。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出，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爲五嶺，天梯石棧，皆棧道也。 上有六龍迴

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

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

此狀其高峻也。淮南子：爰止爰和，爰息六龍

，是謂懸車。註：日乘車駕，以六龍爰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爰和至此而迴六龍，蜀都賦：爰和假道千峻岐，陽鳥回翼冀乎高標。琦：按高標指蜀山之最高，爲一方之標識者言也。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激冽」。司馬彪注：逆折，旋回也。顏師古急就篇，注：黃鶴一舉，千里其鳴聲。埤雅：援，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蕭士贇曰：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猱，最便捷者，尚不得度，其險絕可知矣。元和郾縣志：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

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青泥嶺。郭璞註：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捫參歷井者，謂仰視天星，去人不遠，若可以手捫及之，極言高也。參井二宿，本相近，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爲蜀之分野，井八星，居南方七宿之首，占度三十三，爲秦之分野，青泥嶺，乃自秦入蜀之路，故舉二方分野之星相聯者言之。漢書：豪強，顏師古註：脅、斂也。屏氣而息。胡三省通鑑註：脅息者，屏氣鼻不敢息，唯兩脅潛動以舒氣息耳。

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此敘蜀道之難，不唯親歷者懼其危險，且令聞之者，亦爲駭異。李善文選

註：巉巖，山石高峻貌。雄子班古辭：雄子高飛止黃鸝高飛數千里，雄來飛，從雌視。子規，鳥名，卽杜鵑也。詳五卷李商隱錦瑟註，王康琚詩：疑霜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

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

人，胡爲乎來哉？此敘危險之區，遊人不宜到此，况人君也。陲、音灰，砢、音烹。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日，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願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木華海賦：「磊訇訇而相陲」。李善註

：相陲，相擊也。郭璞江賦：「砢巖鼓作」。李善註：砢、水擊磯之聲也，萬壑雷，亦狀水聲。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

匪親，化爲狼與豺。此又申明蜀道危險之極，一防守關之人不妥也。圖書編：蜀地之險，甲于天下，而劍閣之險尤甲於蜀，蓋以羣峯劍插，兩山如門，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張載險閣銘：一

人荷戟，萬夫趨趨，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一防隣境皆非良善。猛虎長蛇，

久居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結出蜀地不可久居之意

。左傳：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山海經圖贊：長蛇百尋，其蠶如蠶，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利。廣韻：吮、砥也。陳子昂書：殺人如麻，流血成澤。益州記：錦城在益州南窄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

。古詩：客行雖行樂，不如早旋家。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

長相思

二首

長相思，本漢人詩中語，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六朝始以名篇，如陳後主長相思久相憶。江總詩：長相思，久別離諸作，並以發端，太白此篇，正擬其格。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

月空長嘆！此敘秋聲。景，感物起興也，卓均詩：「絡緯井邊啼」，古今。注，一名促織，一名絡緯，形似蚱蜢而大，翅作聲絕類紡績，俗謂紡績娘，金井闌，井上闌干也。古樂府多用玉牀金井之詞，蓋言其木石美麗，價值金玉

云耳。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

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此敘長相思之苦，言所思之人，路隔雲端，不唯莫駕舟車，抑且難馳玉。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青冥，天色也。陳後主孫暘銘：「天長路遠，地久雲多」。歐陽建詩：「痛哭摧心肝」。

其二

按長相思二首，三百篇中，錄在一處，然此題雖一，而所咏非在一時，所思之人，又非一處。太白集中分爲前後二處，考其詞，一則曰在長安，一則曰寄燕然，視此可知其概矣。

日色欲盡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

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此感物興思也。王勃詩：「狹路塵間黯將暮，雲開月色明如素。吳均詩：「趙瑟鳳凰柱，吳醜金鸞尊」。楊齊賢曰：鳳凰柱，刻瑟柱爲鳳凰形也。

鮑照詩：「蜀槩抽白雪」。漢書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顏師古註：速邪烏地名，燕然山在其中。後漢書

知燕然山爲漢北極遠之地。

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

明鏡前。結出長相思。末二句，以妾思之苦，甚至腸斷，君如不信，他日歸來，看取明鏡之前，則形容枯槁，一目了然矣。傅毅舞賦：「目流睇而橫波」。李善註：橫波、言目斜視，如水之橫流也。王筠詩：「淚滿橫波目」。

行路難 三首

樂府古題要解：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傷悲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按陳武別傳曰：武常牧羊，諸家牧豎有知歌謠者，武遂作行路難，則所起亦遠矣。唐、王昌齡又有變行路難。

考李白集中：行路難有三首，皆是辭官還家，放浪江湖而作，今三百首只錄其一，安足見李白之志，故補入。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此言身居富貴

，奉養非不豐厚，一朝患難加臨，雖有嘉穀旨酒，安能甘食哉。曹植詩：美酒斗十千，北史，韓晉明，好酒，縱誕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鮑照詩：「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古詩：四顧何茫然。欲

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船夢日邊。此敘其道不行。鮑照舞

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羣山」。十道山川考：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西北，連亘河北，諸州爲天下之脊，一名王母，一名女媧，其上有女媧祠，宋書：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行路難，行路難！

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將行路難重申之，以明無復望用意，決志歸隱，不復留繫。列子：楊子之隣人

亡羊，既率其黨，又謂請柎子之豎追之；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隣人曰：多岐路，宋書宋愨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蜺幃，會，適逢其會，言不嘗遇也。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此敘其不能自如也。按赤雞白狗句，史記袁盎

傳：益與唐皇消泚杜陵行，鬪雞走狗五代史：王彥章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以為世道之大，猶如青天，儘可出入，而我之局促不得出于其間，則不如長安社中小兒，鬪雞走狗，以賭梨栗之為得也。

彈劍作歌奏

苦聲，^一曳裙王門不稱情。

淮陰市井笑韓信，^一漢朝公卿忌賈生。

又^一層，此敘四等人以映觀也。史記：一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蹶厲而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嘗倚柱彈其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邀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面歌曰：長劍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邀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一。漢書鄒陽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史記：韓信，淮陰人，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熱視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賈生詳五卷長沙過貴誼宅題註。

君不見昔時

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

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此又舉數人以引證，以為郭隗劇辛樂毅等，既遇昭王，一則禮賁下士，一則盡心報主，各得其願矣，無奈昭王

一死，義士分奔，再四籌思，不如歸去來之為得也。史記：燕昭王于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晉王出亡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惟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史記：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索隱曰：篲，帶也，為之掃也，以衣袂擁帶而却行，恐塵埃之及其長者，所以為敬也。戰國策：「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鮑彪注，折節、屈折肢節也。江淹恨賦：「蔓草縈骨」。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此言孤高者，未免流于偏僻高士傳，許由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之濱，首陽，詳一卷王維送別註。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

身子胥旣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

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此又引數人戀于仕進者，愚之至也。吳越春秋：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鏃之劍，于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

，投之于江中，子胥因隨流捍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于沅湘，披榛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探泊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晉

書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陸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率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戰于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穎怒，使秀密收機，機釋戎服，著白冷，與秀相見，神色自若。旣而嘆曰：華亭

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逃害于軍中，世說註八王故事，曰華亭吳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于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何北都督，聞鷺角之聲，謂孫承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說文：唳，鶴鳴也。

史記：李斯爲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馬以千數，李斯喟然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闔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稅駕也。索隱曰：稅駕，解駕休息也，言今日富貴已極，未知向後吉凶，乃泊於何處也。太平御覽，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李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

名！
此獨提張翰曠達以結之，李白托寓之意可見矣。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將進酒
王琦曰：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曲太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爲言。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

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鑰空對月。此敘人壽幾何，當及時以行樂也，以天上之水，比人生之壽，皆去而不返也。天生

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此敘千金是倘來之物，何必孽孽

將富貴求也。曹植詩：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陳宣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

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

有飲者留其名。此以點化語，醒世人，岑夫子卽李白集所稱岑徵君也，丹邱生，元丹邱也，皆白好友，禮記，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李周翰注：玉饌言珍美可比於玉

末二句，言聖賢苦于拘束，飲者樂于曠達，非抑聖賢而揚飲者也。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

徑須沽取對君酌。此承飲者留其名。徑，直也，曹植以太和六年，封爲陳王，其所作名都篇，有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善註：平樂，觀名，言少錢句起下文。五花馬，干

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此結不足貴句，申出曠達之意，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文，杜甫高都護驄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史記

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無雙。

兵車行

臆杜，舊註：謂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此，當作於天寶中年，周禮：有兵車之會。

杜甫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

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

此敘送別悲楚之狀，詩：有車轆轤，又蕭蕭馬鳴，又行人彭彭。搜神記：李楚眉帶弓箭遊獵。古樂府：不聞耶嚶哭子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耶，卽對。一統志：唐時名咸陽喬。何遜詩：「兒女牽衣泣」。諧史傳：「路溫舒頰足而莫」。北山移文：「千雲霄而直上。」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

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

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

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此敘征夫盡役，征婦代耕，設問語以申之，以君不聞作收，應曰防河，曰營田，曰戍邊，所謂點行頻也。開邊未已，譏當日之窮兵。至於村落蕭條，夫

征婦耕，則民不聊生可知。本言秦兵，而兼及山東，見無地不行役矣。古樂府詞：「觀者盈道旁」。師氏曰：點行，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舊唐書：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爲邊害，令龍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是時吐蕃侵漢河右，故曰防河。唐食貨志：開軍府以捍要衝，因墾地以置營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杜臆營田，乃戍卒，以備吐蕃者，海錄碎事：唐制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二儀寶錄：古以皂羅三尺裹頭曰頭巾。鮑氏曰：時老幼俱戰亡，又括鄉里之少小者，故里正爲之裹頭，擗，甲也。史記：中國擾亂，諸秦所徙戍邊者皆復去。後漢書：「臥鼓邊庭」。史記蔡澤傳：流血成川，錢箋：唐人詩稱明皇，多云武皇。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黃希曰：古所謂山東，卽今河北地也，今所謂山東古之齊地，青齊也，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七州。世說：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逆旅媿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阮籍詩：「堂上生荆杞」。邵注：「兵亂地荒，盡生荆棘枸杞。王彥輔曰：健婦耕，則夫遠征可知。王粲詩：「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師氏曰：疆場不修，故東西莫辨。杜臆：秦，卽關中之兵，正此時點行者，因堅勁耐戰，故驅之尤迫，今驅負耒者爲兵，直棄之耳，與犬雞何異。駱賓王詩：「龍庭田苦戰」。左傳：「行出犬雞」。

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

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

陰雨濕聲啾啾

此敘民不聊生，設答語以申至死得休之意。以君不見作總結，未休戍卒，應上開邊未已，租稅何出，應上村落荆棘，生男四語，因前耶懷妻子送別，而為此永訣之詞。青海鬼哭，則驅鋒鏑之禍

至此極矣，此是一語兩腳體，下面兩扇，各有起結，各換韻，各十四句，條理秩然，而善于曲折變化，長者，卽道旁過者。左傳：「呼役夫」。嚴助傳：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朱注：名隸征伐，則當免其租稅矣，今以遠戍之身，

復督甘家之輸賦，豈可得哉，與健婦鋤犁二語相應。漢衛皇后詔：「生男無喜，生女無怒」。周禮：放師五家爲比，又送人五家爲隣，庾信哀江南賦：「一身名埋沒」青海，詳六卷哥舒翰題注。梁橫吹曲：「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左傳：

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鮑照詩：「一炬冤荒隴側」。後漢書：「陳寵爲太守，洛陽城每陰雨，常有哭聲」。漢梁府：「鳴聲何啾啾」。周注：啾啾猶言啣啣，嗚咽聲也。

麗人行

劉向別錄云：昔有麗人善雅歌，後因以名曲，崔國輔麗人曲：紅顏稱絕代，欲並真無侶，獨有鏡中人，由來自相許，鶴注：天寶十二載，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隣居第，往來無期，或並轡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爲之掩目，冬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于是作麗人行，此當是十二年春作，蓋國忠于十一年十一月，爲右丞相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

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鬪。葉垂鬢，唇背後何

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

此刺諸楊遊宴曲江之事，首敘遊女之佳麗也，三言豐神之麗，四言休貌之麗，五六言服色之麗，頭背四句，舉上下前後，而通身之麗俱見矣。本寫秦虢

冶容，乃概言麗人以隱括之，此詩家含蓄得體處。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爲題，唐開元中，都人遊賞曲江，莫盛于中和上巳節。王右軍蘭亭曲水序：「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王績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庾信答

趙王啓：「飄飄意遠」。王粲神女賦：何產氣之淑真，濃如紅桃裊露，遠如翠竹籠烟，淑如瑞日祥雲，真如澄川朗月，一句中寫出絕世豐神。東京賦：「擘肌分理，一楚辭招魂：「擘頰貳理，又豐肉微骨」。趙曰：杜牧自謂其詩，蹙金結綉，知蹙

金乃唐人常語，周注：「孔雀金，麒麟瑞獸」。衣上所繡物色。趙曰：翠微雲葉，言翡翠微布金線之葉。廣韻：翠綵，婦人髻飾花也。晉、邊也。腰及、卽今裙拖，綴珠其上壓下而垂也。劉綬詩：「襖小稱腰身」。趙曰：此四句，卽曹植頭上金雀釵，腰佩紫琅玕之勢。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

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鞞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入珍。

蕭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

言趨附者多。庾信詩：「就中言不醉」。西京雜記：成帝設幄帳雲幕于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周注：謂鋪設幕帳如雲霧也。三鋪黃圖：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壁，魏秦詳三卷長恨歌。通鑑：適崔氏者爲韓國，適裴氏者爲魏國，適柳氏者爲秦國。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衣服，共會于國忠第，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度上已修契，亦必爾也。洪曰：漢書大月氏，本西域國出一封臺駝。注云：脊土有一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爲幫，酉陽雜

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作駟峯炙，味甚美。王績遊北山賦：「拭丹爐而調石髓，裹翠釜而出金精。周注：三輔黃圖：「董偃以水精爲盤」。王廙筆賦：「舞靈蛟，之素鱗，酉陽雜俎：「明皇賜祿山，有金平脫，犀頭匙筋。楚辭：「時厭飲而不用兮」。晉書何曾日食萬錢，猶日無下筋處。詩：執下鸞刀。西征賦：「饜人縷切，鸞刀若飛」。漢百官表注，禁中黃門，謂閹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明皇雜錄：魏國夫人出用禁中，常乘紫駝，使小黃門爲御，紫駝之駿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此所謂黃門飛鞞也。錢箋新書：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于道。五家如一，此所謂御廚絡繹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用淳熬淳母炮豚，炮豚擗珍漬熬肝膾也。漢武帝秋風歌：「簫鼓鳴兮發棹歌」。

曹七啓：「過庭長哀吟」。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魏文帝與吳質書：「輿輪徐動，賓從無聲」。劉向傳：「雜選衆賢」。古詩：「先據要路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

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

丞相曠。

未指國忠，形容其烜赫聲勢也。鞍馬逡巡，見擁護坤街，按辔徐行之象，當軒下馬，見意氣洋洋，旁若無人

之狀，楊花青鳥，點暮春景物，見唯花鳥相親，遊人不致仰視也。一時氣燄可畏如此，末句用倒插作收。朱注：國忠與魏國爲從兄妹，不避雄狐之刺，故有近前丞相曠之語，蓋微詞也。曹相詩：「游馬後來」。鮑照詩：「寶御紛風香，鞍馬光照地」。錦茵，謂地鋪錦褥，樂府楊白花狀曰：「花風蕩落前家」，此句實風楊氏，七命一索霄雪落」廣韻：